

“去往西藏”系列

在可可西里

●洪美娟

我最早知道可可西里,是由陆川执导的电影《可可西里》。那里是野生动物的天堂,是人类的地狱,是生命与信仰的圣地。在利益的驱动下,有人将罪恶的枪口对准那些可爱生灵的同时,自己也命悬一线。在盗猎与守护的较量中,有人死里逃生,有人向死而生……

明知《可可西里》是根据真实故事执导的,因为离我的生活太过遥远,反而变得不真实,连可可西里也像杜撰的。突然得知我们已到藏羚羊迁徙的五道梁时,方大梦初醒。我兴奋地看着远处,仿佛羊群已出现在荒原尽头。

据说,每年的六七八三个月是藏羚羊的迁徙时间,而地高天寒,四季皆冬的五道梁,又是它们的必经之路。我的脑海里全是电视屏幕上动物迁徙的动人场景,连远处稀稀拉拉不像样的草,也被我误以为是正在奔跑的羊群。

我瞪圆了双眼,紧张注视着荒原戈壁,生怕一眨眼,就会错过浩浩荡荡的场面,根本没把“纳赤台得了病,五道梁要了命”的五道梁放在眼里,就连109国道边寥寥几幢低矮的房屋,也只是一掠而过。

那是几百号人的五道梁镇,说是镇,其实多为国家设置的单位,如兵站、机务段、气象站、保护站和公路段等,犹如驿站。虽然这里的土壤含汞量较高,绿植稀少,貌样也不好看,但海拔并不是最高的,为什么这里单单会流传“到了五道梁,哭爹又叫娘”?后来才弄明白,五道梁的可怕,不在于海拔高,

而在于海拔升得太快,人的身体还没有适应过来,就已经发生高原反应。从两千多米的格尔木市到海拔4675米的五道梁,相距不过270公里,车行几个小时而已。聪明的藏羚羊,大概是考虑人类身体的适应需求,才选择从这里迁徙的吧。

可可西里是横跨青海、新疆、西藏三省区之间的一块高山台地,也是中国海拔最高、面积最大、野生动物资源最富饶的自然保护区之一。虽然在五道梁,我们没看到迁徙的藏羚羊群,但在可可西里一马平川的荒原上,看到多种野生动物,它们或吃,或行,或躺,或玩,或围观,一种不被打扰的悠闲状态,丝毫看不出曾经血腥的痕迹。尽管我们有过零距离与它们接触的念头,但很快就放弃了。只要它们安好,我们不去惊扰。

时间是一张粗疏的网。当九十年代盗猎与反盗猎的交锋已成历史,当杰桑·索南达杰也活成了一尊雕塑,后人会忘记那段历史。但是,可可西里不会忘,可可西里的野生动物们不会忘,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们更不会忘,当它们遭到残酷杀戮的当口,是杰桑·索南达杰挺身而出,以一己之力,为可可西里的动植物们换来国家的保护,换回它们原本的生态环境。1996年有了“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”,1997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2017年7月,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,青海的可可西里获准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,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遗产。同年8月底,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开通卫星通信固定站,成为中国四大无

人区首个接入互联网的地区。如今,越来越多的志愿者,加入到保护可可西里动植物的队伍中来,我想,用生命谱写“环保卫士”的英雄,在九泉之下可以含笑了。

到达格尔木市,一股热流扑面而来,我们赶紧换上短袖的T恤,融入街上的人流。身体还没有完全拐过弯,前脚还在寒冷的冰雪里跋涉,后脚已蹿进炎热的夏日。

如果说屏障般连绵起伏的雪山,离我们有点距离,那么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周围的雪,就在我们的脚下。雪不厚,薄薄一层,天还阴着,像刚下过不久,一副随时准备满山遍野抛撒雪花的样子。稍低处没雪的地方,也是光秃秃的,透着寒意。我将自己严严实实地裹进两件冲锋衣里,还是冷得筒袖缩脖,恨不得将自己全缩进衣服里,只露两只眼睛。那感觉,一如在唐古拉山口。

大概是西藏的神山圣湖见多了,再看昆仑山,就不显它的巍峨雄奇。然而,横卧在中国西部高原苍茫的昆仑山,记载了人类从诞生到发展的历程,孕育天帝的下都,元始天尊的玉虚宫,西王母的瑶池,女娲补天、钻木取火、夸父逐日、共工触山、后羿射日、嫦娥奔月、大禹治水、西游记、白蛇传等神话故事和神秘莫测的道教文化,不愧为“龙脉之祖”。昆仑神话的流传过程与华夏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过程是同步的,与希腊神话构成世界两大神话主体。

昆仑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“万山之宗”的显赫地位,是中华民族的山岳图腾。连绵起伏的昆仑山,有美丽的神话传

说,也有大自然神秘莫测的未解之谜,等待人类去破解。

沿途溪滩里有很多的白石头,白得耀眼,白得舒适,白得没有杂质,一如昆仑山的雪。大伙在珠峰没有找到好石头的愿望,此刻开始不断发酵,最终在万宝沟水电站进水口的下游如了愿。

鱼下了溪滩,一屁股坐在一块硕大的白色长石头上,见大伙恨不得再长出一只眼睛的寻宝样,嬉笑起来:大伙注意啦,睁大眼睛仔细找,第一个找到昆仑玉,晚餐请客。

鱼嫂也乐了:你就坐在石头上做梦吧,还第一个?真有昆仑玉,也轮不到我们吧。

那可不一定,这个季节雨水多,上游没被发现的昆仑玉,被冲下来的可能还是有的,都找仔细点,别只顾着说话。鱼说着东指点西的。

除耍嘴皮子的鱼,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捡了一两块洁白的小石头,留作纪念。只有老钱,专相大石头,这个好,那个不错,举棋不定,扛了一块百多斤重的大石头装进后备箱,又觉得另一块光泽度更好,就想再抬一块。

鱼笑了,好东西不能贪多,要懂得珍惜。老钱这才收回仍在溪滩里搜寻的目光。

从沱沱河的三江源到青海省的第二大重镇格尔木市,我们穿越了被喻为“人类生命禁区”可可西里、昆仑山,穿行在长长的大卡车车队的夹缝中,在搓衣板般的路面上与列车同行,一日历四季,也算不虚此行。

在骑行桥对面 (外两首)

●一酸

在骑行桥对面伫立
有想法企图还原昨日景象
一只蜻蜓走失在童年的迷宫里
透明的羽翼,映射出时空交织的脉络
现实与梦想,憧憬与迷茫
哪一个都更加真切
雕塑手中的短笛,风留下过乐章
迷恋于绿水青山之间
迟迟不肯离去
骑行桥横跨湖面
从对岸偷渡来一些往日繁华
确定的空间,不确定的时间
速度丢下这一片宁静
穿过骑行桥,回头,繁华仍在对岸

◎在沪马

云悠闲地托举着山脉,山脉托举着天空
而对于一个小山村来说
他一直托举着一种叫乡愁的东西
蜿蜒的山路开到村口
始终没有引渡走一座村庄的灵魂
反而招引来更多人寻找山村另一种存在

对于山的渴望,或是膜拜
是童年丢失的一把柴刀
锋利,闪着金属的寒光
能够迅速地剥离一些世俗繁杂

山林在脚下,比云更透明更虚幻
高空玻璃栈道让一切事物变得缥缈
村庄躲在视线里角落里
如不是风有想法,山永享着宁静
垂直的速度突破时间的局限
有些视野格局被海拔打开
一些惊叫被悬空,试图敲开无形的障碍

◎在石颜找牛

与农耕时代息息相关的牛
被时代赶出村庄的记忆
牧童,手执竹鞭,寻着走失的耕牛
也寻找走失的自己

金牛蹄,牛轭岩,犁公尖
古老的传说,宗教式地存在于村庄
筑于骨子里的庙宇,祖辈留下的图腾
曾被当成无知被清扫出记忆

走失的耕牛,埋于渡劫的腹中
眼角最后一滴泪光一直闪在牧童内心
草甘膦肆虐过的土地,寸草不生
咒语响彻,村庄已死

大地悲悯,甘泉一遍遍洗刷伤口
不忍遽去的传说又一次复活了村庄



晨曦里

王建才 摄

夏天的美好

●程倩

夏天到了。一想到接下来的日子会迎头撞上温柔的晚霞,闪烁的星空,冰镇的西瓜和冒泡的冷饮,就觉得一切都会变得更好。晚风一吹,热爱生活的理由又多了好多个。

记忆里,心动好像总是发生在夏天。

这个季节,就适合和喜欢的人躲在某个小城里谈一场甜甜的恋爱。想象着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,骑着单车穿行在林荫道上,你追我赶,留下一路欢声笑语。在烈日炎炎的下午,吃着爽口的冰淇淋,躺在藤椅上吹着微风。于是,再冗长沉闷的时光也会变得悠然惬意起来。

没有哪一个季节会像夏季这样,火锅烧烤麻辣烫,鸡腿炒粉烤串,水果奶茶冰淇淋……这些夏天年轻人在大排档里必备的美食,光

是想想都足够让人憧憬了。

有句话说:一个人吃饭叫觅食,两个人吃饭才叫吃饭。那么,喜欢是不是就是一屋两人三餐四季,是在一起吃很多很多顿饭,一人食变成了和夏天一样暖暖的双人餐呢。

我常常喜欢做一些别人眼里看起来很幼稚的事情,可我却觉得很开心。有时候快乐真的很简单。

那时在上海逗留,休息日总是喜欢和娃一起去逛宜家,像是给生活充电。从这头逛到那头,要全部走遍才肯罢休。店员有时候会送一本新一季产品的册子给顾客,我至今还记得那本册子上的一句话:向前一步,搬到一起生活。我笑着拿给女儿看,说特别认同宜家的这个理念,不过,与一个人“搬到一起”这个行为毕竟还是需要勇气

的,尤其是女孩子,“向前一步”的决心更是要考虑周全。这里的文案,不是“一起住”,而是“一起生活”,让我忽然就有了一种家的感觉。在情感世界里,如何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托付,大概可以用“是否向往和另一半有个家”来衡量吧。好的感情会让一个人变得柔软,变得和从前不一样。

去和那个满眼都是你的人一起生活吧。喜欢你,即使捂住嘴巴,爱意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。我相信,年少与否从来都不是由年龄来界定的,更多的是一种自身心理的状态。

此时,小区里的栀子花开得正旺。每次我都会一个人走去看一看,有时忍不住会悄悄折两枝带回家,和插有小雏菊的花瓶放在一起,期待满屋喷香。汪曾祺先生在

《人间草木》里写栀子花:栀子花粗粗大大,香得掸都掸不开,于是为文雅人不取,以为品格不高。栀子花说:去你的,我就是要这样香,香得痛痛快快,你们管得着吗?实在喜欢这样极简的文风,平淡中充满生趣,旷达里满是生动。

小区的后门开了,进出方便了许多。看见两个老人坐在长凳上聊天,隔着一段距离,戴着口罩,说说笑笑。我想她们应该是很好的闺蜜吧,所以即便再鸡毛碎皮的小事,彼此都愿意聊与听。等我到七老八十,还能找到这样愿意听我说话的老闺蜜吗?

生活本平淡,但有心之人总能发现细微的美好。热爱生活,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,我相信,你喜欢的人和事,都会跟着这个夏天一起到来。